

唐昭陵陪葬墓韦贵妃墓的三幅壁画

吴红艳 王涛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东北22.6千米的九嵕山主峰上。它因山为陵，陵园范围约30万亩，周长约60千米。昭陵陪葬墓以唐太宗的陵寝为基点，向南呈扇面分布，陪葬者为后宫嫔妃、皇室子孙、功臣贵戚及其子孙等。陪葬墓中现在可以确定的有187个，经过考古发掘的有30多座。韦贵妃墓是昭陵陪葬墓中距昭陵最近、规格最高的一座，出土了多幅唐墓壁画，这些壁画基本保存完整，分布于墓道、甬道和墓室，内容题材丰富，画面清晰，色彩绚丽。

这批唐墓壁画于1990年从韦贵妃墓中揭取，属于礼泉县昭陵博物馆藏品，现保存在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库房内。依据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科技修复职能及修复资质，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于2012至2013年对韦贵妃墓出土的三幅较大尺寸的壁画进行了科技修复保护，现将这三幅精品壁画做以介绍，以飨读者。

楼阁图(图1) 位于墓道北壁，宽2.8米，高2米，面积5.6平方米。绘双层木质结构建筑。整个建筑由屋顶、屋身、平座构成。屋脊上有柱钉，灰色瓦。檐下有椽头和双层斗拱，补间铺作为人字拱。屋身五间开，于五个黄柱子间设两个直窗窟，三个半开半闭的朱红大门，周围回廊，下承平座，有勾栏一周。屋脊上两层人字形斗拱，斗拱角上挂着风铃。楼阁施以突出的红色，再配有金黄色，少量的蓝色，给人以热烈奔放和金碧辉煌的感觉。整个楼阁周围祥云朵朵，高大巍峨，宏伟壮观。

袍服仪仗图(图2) 位于墓道西壁，宽2.1米，高2.6米，面积5.46平方米。绘有服装不同、表情各异的七人，前排四人，后排三人。最前面一人为领队，位于画面右侧，脸微偏向左侧，与后面一人作说话状；头戴幘，手握佩剑；内穿紫袖衫，套红色大袖圆领外衣，腰间束带，下着白色大口裤，脚蹬黑色高鞞靴。后面六人皆头戴戴头，各持列戟；身穿圆领长袍，袍子样式基本相同，颜色不一，有灰色、橘黄色和红色等。

甲冑仪仗图(图3) 位于墓道西壁，宽2.1米，高2.4米，面积5.04平方米。同样绘服装不同、表情各异的七人，前排四人，后排三人。这七人都是浓眉大眼，秀鼻红唇，身材修长。头戴兜鍪，身着甲冑，腰束宽带，脚蹬黑色高鞞靴。每人服饰花纹各不相同，颜色丰富多彩，主要有红色、黄色、白色等。与袍服仪仗图不同的是领队位于画面左侧，一手握佩剑，另一手臂抬起，手指弯曲；旁边的人一手执戟，与领队同侧手臂抬起，两人目光所视方向一致，作谈论状。其余六人手执剑，表情各不相同。右侧前面两人互相对视，窃窃私语，一人作说话状，另一人凝视静听，神情严肃。

韦贵妃，名珪，字泽，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曾祖父、祖父、父曾历官于北周、隋。初起她嫁于隋户部尚书李雄之子李友珉，隋大业九年（613），李雄随杨玄感起兵反隋，兵败被杀，其子李友珉同时遇难。后来成为李世民的妃子。因受宠爱，于贞观元年



图1



图2



图3

主要以现实生活为主，表现的是墓主人人生前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享受的等级待遇等，更多地显示出墓葬主人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丰裕的生活场景及社会习俗。

韦贵妃墓出土的这三幅壁画，属于唐墓壁画作品中的艺术杰作，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绘画、壁画制作工艺、材料科学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627），被册封为贵妃。永徽元年（650），唐高宗按祖制，封其为纪国太妃。麟德二年（665）九月死，终年69岁。乾封元年（666）十二月，陪葬昭陵。

韦贵妃墓于1990年底由文物部门进行了考古发掘。因山为墓，坐北朝南。墓室内置石槨一具，长4.17米，宽2.28米，高2.10米，四坡屋顶面，正面透雕两窗一门，其余部分线刻禽兽、蔓草。墓志一合，志盖篆书“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韦氏铭”，志文楷书，36行，满行38字。墓中出土随葬品174件，主要有陶俑101件，壁画72幅，其中这三幅壁画为主要代表作品。

第一幅楼阁图与唐乾陵（武则天唐高宗李治合葬墓）陪葬墓“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壁画中的阙楼图规格、色彩非常相似，反映了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唐代的地面建筑保存至今的除佛塔经幢外，多为残垣断壁，一鳞半爪。这些唐墓壁画中的建筑绘画题材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唐代建筑的全貌。所绘的庑殿敞台雄浑壮观，其中殿顶飞檐、门窗、斗拱、柱廊写实性很强，展现出唐代建筑的时代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建筑结构和工程力学等技术的熟练掌握。

后两幅仪仗图则不同于其他墓葬出土的仪卫图壁画庄严肃穆、威风凛凛的风格。画面布局既疏朗有致，又重点突出，所绘的人物形态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使人耳目一新。这两幅仪仗图队列并不整齐划一、严肃井然，每人手中所持的列戟姿势并不完全一致，有右手执的，有左手执的，还有双手一起执的；人物的服饰各不相同，表情各异，尤其甲冑仪仗图中的七人面容清秀，身材高挑，腰部纤细，曲线突出。特别是领队抬起的手肘抵住腰部，手指向内弯曲的神态，给人以柔美的感觉。所以对这七人的性别，专业人士还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墓主人韦贵妃是唐太宗的宠妃，仪仗人物应该是经过严格挑选年青英俊的男士组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壁画中的人物是由女扮男装、貌美婀娜的侍女组成，她们的胡子、眉毛都是贴上去的。这七个人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论证。这两幅壁画中独具匠心的构图手法，多姿丰满的人物形态，从一个侧面更为形象、直观地体现了充满勃勃生机的大唐风貌。

唐代是中国壁画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墓壁画既是以前墓葬壁画风格的延续，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目前在咸阳地区发现有壁画的唐代墓葬一般都规模较大，埋葬者大都是皇室贵族或功臣亲贵。这些墓葬壁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绘画水平高超，主要以现实生活为主，表现的是墓主人人生前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享受的等级待遇等，更多地显示出墓葬主人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丰裕的生活场景及社会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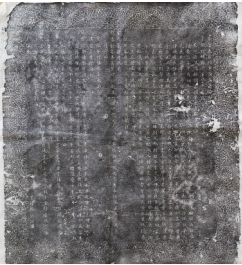
韦贵妃墓出土的这三幅壁画，属于唐墓壁画作品中的艺术杰作，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绘画、壁画制作工艺、材料科学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明鲁藩奉国将军朱健榘及夫人杨氏墓志铭

刘目耕



明鲁藩奉国将军朱健榘墓志盖及墓志铭



明鲁藩奉国将军夫人杨氏墓志盖及墓志铭

2018年12月13日，为配合山东电网塔基建设，曲阜市文物稽查大队在曲阜市陵城镇五福庄村西约300米处，抢救性清理了一座明代墓葬，从墓中提取出两具保存基本完好的木棺和两通墓志，现存于曲阜市文物局。通过墓志铭可以确定，棺木的主人是明代鲁藩奉国将军朱健榘及其夫人杨氏。

朱健榘其人，《明史》等史料中没有记载。明制，皇子封为亲王，其嫡长子立为王世子，其余诸子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综合这两通墓志铭及传世文献记载，可知朱健榘为巨野王朱泰燾的三世孙（朱泰燾的嫡传为朱健榘），鲁靖王朱肇辉的四世孙，鲁荒王朱檀的五世孙，明太祖朱元璋的六世孙；其同代兄弟中，巨野王一系的奉国将军朱健桡、朱健根、朱健榘、朱健荣等人的资料可以与朱健榘相互佐证。

2017年，在曲阜市陵城镇崇文社区曾出土鲁藩辅国将军朱健榘夫人杨氏的墓志，朱健榘属于安丘王朱当澐一系，史籍有载。朱健榘夫人杨氏的曾祖是济宁人、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的杨浩；而杨浩也正是朱健榘的夫人杨氏的曾祖；朱健榘的母亲和儿媳也出身于济宁杨氏，可知当时济宁杨氏宗族与鲁藩王族通婚较多。

朱健榘墓志的志盖长69.5厘米，宽66.5厘米，厚11.5厘米，四周雕刻龙纹及花卉，中间篆书“鲁藩奉国将军南窗公墓志铭”。志体长69.5厘米，宽66.5厘米，厚11厘米，四周雕刻龙纹及花卉，中间为楷体正文。

其妻杨氏墓志的志盖长69厘米，宽65厘米，厚14厘米，四周雕刻凤纹及花卉，中间篆书“大明鲁蕃浩封淑人杨氏之墓”。志体长、宽、厚如志盖，中间为楷体正文。

根据墓志铭的记载，朱健榘别号南窗，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卒于隆庆三年（1569），享年67岁。朱健榘的祖父父当时一个即墓志铭中的“菴府君”，爵镇国将军，是朱阳衡（有著名之名的文人，文章写得极好，墓志铭中说，他“文翰推重当代”，曾“辞禄就荒”，有善行贤名，官府专门为其建立牌坊“以旌其贤”。其祖母邓氏，是济宁指挥邓凯之女，生有五子；其第四子名朱当澐（同“浅”字）、号濬川，即朱健榘的父亲。其母亲杨氏是济宁地方士族杨集的女儿，性情庄静慈顺，一生“逸偷康宁”。

朱健榘幼年就失去了父母，但自幼自律，热心学问，诗律词翰皆通，尤其擅长书法，精于汉隶，受到时人的称赞。此人喜欢结交朋友，经常宴饮宾客，所以嗜好饮酒，但并未陷入糜烂，在养生和生活上都有所持守。家庭事务虽然复杂，内外都能妥善安排，管理有道，使得家中诸人能够各有职守，各尽所能，由此受到人们的敬重。

朱健榘的夫人杨氏，生于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先于丈夫十三年去世，享年53岁。夫妻二人育有两个女儿，长女封为襄中乡君，嫁给了仪宾黄思明；次女封为廉丘乡君，嫁给了仪宾徐极；生有一子名朱观翌，受封镇国中尉，娶妻也姓杨，观翌先于父亲九年就已去世，但其母去世时他仍健在；孙子朱顾堰在朱健榘去世时尚未成年。

朱健榘夫人杨氏出身济宁，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浩的曾孙女，典簿杨炳的女儿，杨炳正是朱健榘父亲朱当澐的妻兄。墓志铭中说她有着非凡的品质，言语谨慎，性行高洁。朱当澐想给次子健榘寻找良配（墓志铭中没有透露长子情况，可能早夭），但一直没有合适人选。一天他见到杨炳的女儿，立刻对其叔父朱当澐说，我们家终于找到儿媳了，这个女孩子沉静端庄，舍去她又能选谁呢。事实证明朱当澐的眼光不错，杨氏嫁入朱家后勤俭守己，孝敬事亲，处邻有礼，御下有恩，公公去世后，她侍奉婆婆杨太夫人，竭尽妇道，视膳问安，“不懈者三十余年，始终如一曰”，她教育并培养了子女，使他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整理家务，条理清晰有序，所有钱粮出入，日常开支，都会亲自检阅，一丝不苟；丈夫如果招待客人，一定会准备得井井有条，整洁规整，成为家族中称颂的贤达媳妇。

杨氏去世之前的那个冬天，有一日她突然对丈夫说：我侍奉夫君已有多年，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家中产业稳定兴旺，支出从未有过浪费，这样，如果就死，心意也就足了。这番言语表明她好像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有了预见，朱健榘连忙对妻子再三抚慰。次年二月的一天下午，朱健榘去宗人馆吃饭，傍晚归来后，妻子仍然亲自为丈夫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夫妻笑谈良久，方才就寝。到了半夜，她突然身体不适，病痛发作，服药未能咽下，就此逝去。一位贤妻良母的去世，给这个家庭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特别是夫妻情深，对于素来习惯于妻子在身边主持中馈的丈夫来说，更是“落莫无依，为可伤尔。”墓志铭中对杨氏的评价是“为淑女，为孝妇，为良配，为贤母”，给人们描绘了一位普通而又伟大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隆庆六年（1572），也就是朱健榘去世三年之后，在家族长辈的主持下，占卜了一个合适的日子（八月十三日），启封杨氏之墓，朱健榘夫妻合葬在一起。“生同爰，死同穴”，这是所有感情深厚的中国夫妻的向往和归宿。墓志铭中特别记载，朱健榘去世三日后，其侍妾李氏于棺柩旁上吊自尽，“从容就死”，这也反映了传统中国当时的社会现象，表明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贵族家庭，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个家庭中亲人之间的情感和当时主流价值观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由于朱健榘的儿子朱观翌早卒，其孙朱顾堰尚幼，这两个墓志铭都是由其叔父，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鲁巨野辅国将军朱当澐（朱健榘去世时，朱当澐86岁）撰文并篆盖；朱健榘墓志铭由兖州府滋阳县儒学附学生员耿臣书丹，杨氏墓志铭则是朱当澐本人书丹。族人去逝后，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大事，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可以看出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两篇墓志铭互为表里，详细介绍了鲁藩巨野王府奉国将军朱健榘一支各方面的情况，补史料之不足，对研究鲁藩世系和爵位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附墓志铭两篇，刘目耕释读。

鲁藩奉国将军南窗公墓志铭
鲁巨野辅国将军朱十六翁当澐撰并篆盖
兖州府滋阳县儒学附学生员耿臣书丹
隆庆三年十月朔七日卯时，南窗以疾卒于正寝。其子观翌先九年卒；孙顾堰尚幼，未克襄厥葬事，今年稍长，通礼礼仪，以予厕履曾叔祖，杖苴谒铭。自分衰朽，雁行徂征者久，以诸姬凋丧强半，追思往事，退有余哀，忍铭诸墓耶。顾予同出一气，家世万历知其详者，莫予若也，又奚待其状也。
南窗，名健榘，南窗其号也。父讳当澐（同“浅”字），号濬川，早逝。南窗孤立，即克自励，笃志同学，诗律词翰，罔不潜心，尤精八分书，追宗汉隶，得者宝之。爱宾客，颇耽曲蘖，虽竟日饮，不乱，盖养之有定也。家政虽剧，内外综理，各有方略。俸藏获各振其事，虽严容卒至执事者，咸尽厥识，无少怙恨，人多慕之。
配淑人杨氏，先卒，女二，俱封乡君。长褒中乡君，配仪宾黄思明；次廉丘乡君，配仪宾徐极。孙一，顾堰，即谒铭者。母杨氏，济宁宦族杨集之女，庄静慈顺，逾谕康宁，皆南窗善侍之征也。祖衡菴府君，以王子爵镇国将军，文翰推重当代，尝辞禄就荒，敕褒彰善嘉义，竖牌坊以旌其贤。祖母邓太夫人，济宁指挥邓凯之女，有令德焉，生五丈夫焉，濬川行四。
曾祖巨野镇顺王也。南窗嫁接天潢，安享厚禄，俯仰盛世，怡乐优游，可谓生荣死哀矣。虽寿不逮德，而庆泽休风其未艾也。卒之后三日，侍妾李氏自经于柩侧，从容就死，世所罕闻，非南窗德化感召，奚臻是哉！推恩及人，徒可知矣。距生于弘治癸亥年十一月十一日未时，享年六十有七。卜柩，隆庆壬申八月十三日，启淑人杨氏之墓，合葬焉。爰为之铭。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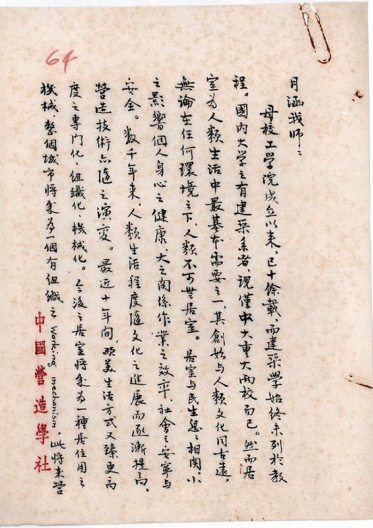
性天兮，爽朗平生；端肅早躬兮，褒衣接迹兮，华屋礼士兮。揖延廷宗兮，敦睦抱璞兮。不售藏珠兮，糴运乞兮。挥洒励志兮，讲读休完兮。崇爵庙社兮，景福邀兮。遑鹤胤兆兮，来鹏佳域兮。康王安厝兮。穆卜全归造化兮，体光不泯；峨峨麟冢兮，千古归宿。
隆庆壬申孟秋
孝孙顾堰泣血立石

鲁藩奉国将军淑人杨氏墓志铭
仲春望前三日，予晨起，左右走报曰：南窗淑人卒。予惊曰：有是哉！骇其未疾而逝之速也。越三日，予往弔之。南窗姬榘泣告予曰：姬不幸，祸延内室；家务子姓，叔父知之详矣，墓时之志，岂敢巧于他人，惟叔父教之。予曰：噫！予老且诗，岂能执笔；虽然，昔我先君衡翁，生于兄弟五人，予为幼子，凡祖宗之典志，时政之条格，藩国之公牒，家庭之故事，悉付予掌收，以代诸兄之劳，予亦尝究心焉，是以诸兄嫂之志铭，予为之者强半。今姬归志，必须任焉。
谨按，淑人杨氏，名杨氏，为济宁右族，都宪杨公浩曾孙女，典簿杨君炳之女，生有奇质，不妄言，举止德末。先兄濬川为次子奉国将军健榘择配，未有当者。一日，见淑人，谓予曰：吾得子妇矣！予问曰：谁氏？兄曰：吾妻兄炳之女，沉静庄严，舍此何居？遂定盟焉。因具启藩王转奏，封淑人，授诰命。冠服结缡之后，果能勤俭守己，孝敬事亲，处族都有礼，御仆下有恩。先兄殁，事其姑杨太夫人，竭尽妇道，视膳问安，不懈者三十余年，始终如一曰。综理家务，井有条序。凡钱谷出纳，日用经费，皆躬自检阅，毫发不以任人。南窗君好客，中馈供亿，必整洁丰腴。训育子女，各遵立成。吾门子妇之贤达者，必以淑人为首称。去岁冬，偶谓南窗姬曰：我事君中栢有年，业产已定，予女已成，匱苟仓厯曾未少有妄费。吾死之后，必见吾心也。南窗再三宽慰，莫语谏也。
今二月十二日，南窗偶饮宗人家，暮归，淑人犹具饌肴，躬视夕膳，笑谈良久，方就寝。至夜半，疾作，南窗遽起，视药，下咽如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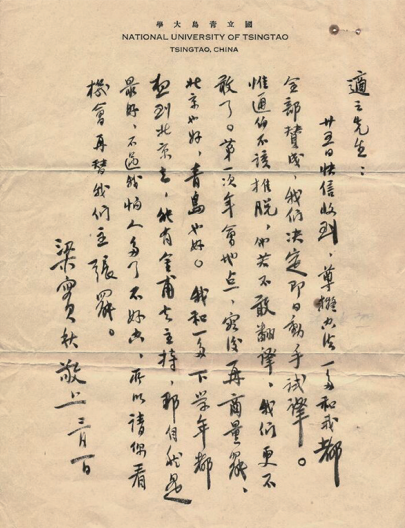
呜呼痛哉！且人孰无死，如淑人者，孝敬敦俭，凡百适宜才所难得者也。且南窗姬素所记重，卒然物化，落莫无依，为可伤尔。计闻朝廷，赐祭葬，循旧制也。
淑人生于一人观翌，受封镇国中尉，娶恭人杨氏；女二人，长封褒中乡君，配仪宾黄思明；次封廉丘乡君，配仪宾徐极；孙男一，孙女一，俱幼。
淑人生于弘治壬午十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丙辰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三。择于本年四月十五日，葬兖治东院庄之原。因为之铭。铭曰：

为淑女，为孝妇，为良配，为贤母，淑人之命为无愧也。勒铭玄室，以征百世。
嘉靖丙辰春季鲁七十翁辅国将军当澐撰并篆盖书丹
孝子观翌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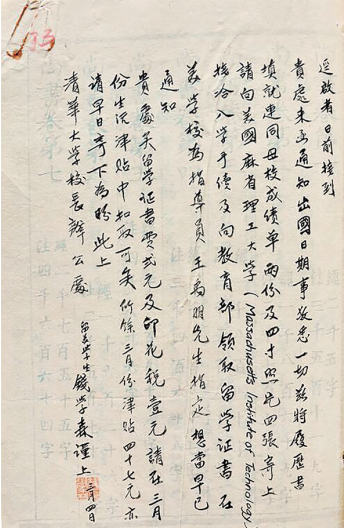
（上接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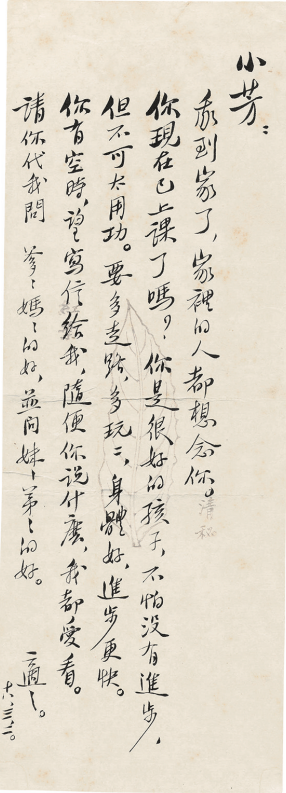
梁思成致梅贻琦校长建议成立建筑系 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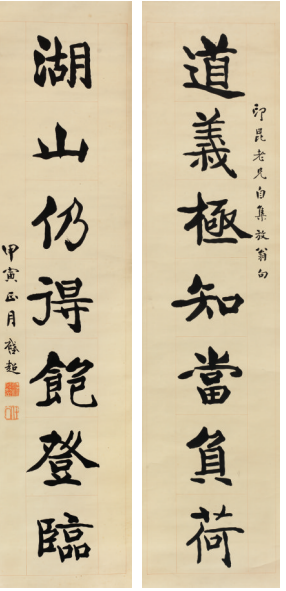
梁实秋致胡适信 20世纪30年代



钱学森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信 1935年



胡适致陶维正信 1929年



梁启超赠周大烈七言楷书联 1914年

杏坛耕耘

清华大学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在其创建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聘请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也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知名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些兢兢业业躬耕于杏坛的清华教育者，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从起步到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当之无愧地承担了领跑者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并选拔优秀学 生赴海外攻读学位，并努力引进学成归国的毕业生；二是在教学中逐步建立起完整、系统、科学与世界接轨的课程框架；三是积极翻译国外教材并进一步编纂适合本国教育现状的中文教材。这些带有实验性的教育实践，最终促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文史名家

“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不器”“游于艺”等，是先秦以来儒门教学培养学 生的目标与要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儒家弟子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技能。

清华学人正是在某种意义上秉承了这种从古至今的求学和修身原则。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不仅在于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做出的专业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在于他们的学识渊博、视野宽广、修养全面，不以一己之专而摒弃其他。在从传统语境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古趣盎然的学术行文与著作，酬唱应答时信手拈来的古文诗词，间询联络中信笔写就的书法条幅，均把这些知识精英的日常素养表现得淋漓尽致。

理工巨匠

清华早期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公费留美。1925年创设大学部后，在培养人才上才逐渐摆脱以留洋为目的，但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无论是相对和平时期，还是外患内忧时期，清华均坚持派遣和资助留学生。在“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理念引导下，这些留学生中约有80%选择学习工程技术和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其余20%则多在法律、政治、财经、教育等领域深造。这一代远涉重洋的理工学者，在国难当头之日，肩负富国强兵的重任，接受现代教育体制的训练，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迅速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暴露出传统士大夫之知识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严重

局限性，终于逐渐得到改观，新型的技术性人才开始在社会各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在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并走向世界舞台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文艺其从

清华学人中，颇有一些能书善书而享有盛誉者。如梁启超对“二王”和北碑均用力极深，形成了碑帖融铸的书法风貌；商承祚的集甲骨文是将新出考古材料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的积极实践；陆维钊晚年书法卓绝，自成一体，熔篆、隶、草于一炉，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唐兰的钟鼎、篆书、行书、楷书之作无一不精，最为精到者当属行楷；俞平伯的小楷风神潇洒、毓秀夺人，最为书家称道……

他们均可称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哪怕是理工科学子、教授，虽未专于书，亦大都写得一手漂亮好字。不仅如此，清华学人在对书法艺术性的理解和在理论上的阐述，也是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

学人情怀

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即普遍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总是这二者的合一，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服务、自身人格完成与制度建设、人格与文格皆是统一的。

清华学人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作为君子的身份感也体现于其在日常琐事中所呈现出的学人情怀中。作为父亲、丈夫、长辈、亲人、友朋，他们的殷殷叮嘱、深切问候、慷慨解囊、推心置腹……读之令人动容，也可见是那个时代学者的常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